

· 文史天地 ·

古籍形态“叶子”考

方俊琦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金华 321004)

文 摘 “叶子”是古籍过渡时期的装帧形态。学界对古籍“叶子”的具体装帧形式,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在综合考察史料和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叶子”的具体装帧形态作一探究。

关键词 古籍形态 旋风装 叶子

Research on Leafage Forms of Ancient Books

Fang Junqi

(Library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Jinhua321004)

Abstract: Leafage is the form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binding in transition period. There has been a huge controversy over the specific forms of “Leafage” of the ancient books in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and ancient literature , the author aims to make sure the precise shape of leafage.

Key words: Forms of ancient books , Whirlwind binding , Leafage

在人类对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重视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一次飞跃。^[1]古籍形态作为中华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其产生、发展、演变进行梳理与考证,加深人们的认识与理解则是对这份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延伸;尤其是对人们认识较为模糊的那部分进行考辨更是如此。因此本文综合考察历史文献和他人研究成果,试图对中国古籍形态——“叶子”作一探究。

1 近现代有关学者对“叶子”的认识

关于“叶子”的装帧形态,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装订,对此目前很少有专题的论述。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说: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册,所以也称“册”或“册子”。^[2]意思是“叶子”就是经折装和旋风装,即“叶子”=经折装=旋风装。

杜伟生老师在《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中认为“叶子”就是“旋风叶”,其制似今策子。

即他所考证的法藏敦煌遗书 2046 号、2490 号、英藏敦煌遗书 S. 6349 号的装帧形态:将书叶一侧码齐,在左边(或右边)涂上浆糊。逐叶粘牢,再粘上木棍或用一根破开的细竹管夹住书叶粘连处,打眼穿线装订。^[3]

王传龙老师在《“旋风装”版本汇考》文中认为,叶子装:唐时书册的代称,主要包含旋风装和龙鳞装;学者们(李致忠、杜伟生等)倾向于认定“叶子”为“旋风装”,主要原因在于欧阳修所举两个“叶子”的例子之一的“吴彩鸾《唐韵》”,很大可能为“旋风装”。^[4]其中的旋风装是杜伟生老师所说的“旋风叶”。

至此“叶子”的装帧形态有三种观点:

(一)“叶子”是经折装和旋风装,即“叶子”=经折装=旋风装。

(二)“叶子”就是“旋风叶”,也就是中国古书旋风装。

(三)“叶子”主要包含旋风装和龙鳞装(言下之意可能还有其他形态)。

上述的三种观点都与旋风装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旋风装的流变及具体的装帧形式作一辨析。

2 近现代以来学者对旋风装认识综述

关于旋风装至今没有统一认识,其中认为旋风装即是经折装或经折装的变形(即经折装加书面)的学者较多。人们研究历史都要依据史料和遗留的实物,史书记载的旋风装作为一种卷轴向册页过渡时期出现的古籍形态,在没有发现其它留存实物时,经折装(或其变形)作为一种过渡时期出现的古籍形态,首先被推断为旋风装是有其相对的合理性。

综合学界旋风装的观点,目前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经折装或其变形。文献源头可能是宋侯延庆《退斋笔录》云: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或是受日本学者岛田翰《汉籍善本考》中记叙的影响。第二类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下称《唐韵》);第三类是李致忠、吴芳思老师在《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的英藏唐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下称《金刚经》),他们认为《金刚经》装帧形式与故宫所藏“旋风装”《唐韵》“大同小异”。^[5]即是龙鳞装。各页依次相错地粘连于上一页边侧的空条处;第四类杜老师考证的法藏敦煌遗书 2046 号、2490 号,英藏敦煌遗书 S. 6349 号的装帧形态,这种装帧就是“旋风叶”,也就是中国古书旋风装。^[6]第四类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如 2046 法藏《佛学字典》,各页的长度基本一致,另一种 S. 6349 英藏《易三备》,各页长度明显不一,一侧对齐固定后,书页如阶梯状呈现,但它们有共同的特点,有轴可卷起收藏,卷起后外观如卷轴书。

3 旋风装的文献诉求

旋风叶与吴彩鸾《唐韵》有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南宋张邦基,性喜藏书。他在《墨庄漫录》中记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蜀中导江迎祥书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7]据此可以获得有关《唐韵》的信息,一,《唐韵》在当时社会上流传很广,人家往往有之;二,张邦基所见的旋风叶装帧形式很简陋平常,否则作为喜爱藏书的他会详述其装帧形态。

元王恽《玉堂嘉话》: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778-865,唐代书法家)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太)和九年(835)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缝缜。天宝八年(749)制”^[8]故宫博物

院珍藏的《唐韵》书后有一宋濂跋文“右,吴彩鸾所书谬补缺切韵,宋徽庙用泥金题签,而前后七印俱完。装潢之精,亦出于宣和内匠,其为真迹无疑。余旧于东观见二本,纸墨与之正同。第所多者,柳公权之题识耳。诚希世之珍哉!”比较二者的记述,可断定元朝王恽见过的《唐韵》与故宫所藏《唐韵》装帧形态应该是完全一样的“龙鳞装”,即宋濂于东观见二本之一,只是多了“柳公权之题识耳”。如有其它不同,作为藏书家的宋濂在其跋文中会有记叙。

再看清代钱曾的记述“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焦达卿有吴彩鸾书《切韵》一卷,……相传彩鸾所书《韵》散落人间者甚多。余从延陵季氏曾睹其真迹,与达卿所藏者异。逐叶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奇宝。因悟古人‘玉璽金题’之意。《唐六典》所以有‘熟纸装潢匠’之别也。(《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熟纸匠三人’;秘书省有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自北宋刊本书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余幸遇此韵,得见唐时卷帙旧观。今季氏零替,此卷不知归之何人。世无有赏鉴其装潢者,惜哉。”^[9]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咏“季振宜(季振宜,季因是之子)诜兮云‘写韵楼高敞绮窗,旋风叶叶卷成双。沧州一卧何时起?善本连舳尽过江。’”^[10]次句即指季氏所藏唐朝一钞本《唐韵》,即钱曾记述的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唐时卷帙旧观。

综观上述文献记载可以断定,一,钱曾在泰兴季因是家见到的《唐韵》肯定不是“叶子”和“册子”,因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因此应该与故宫本《唐韵》装帧形态是相同的;正作旋风叶卷子,所以钱曾在惊叹其装潢之绝技,因悟古人‘玉璽金题’之意,《唐六典》所以有‘熟纸装潢匠’之别时,满含惋惜之情感,叹其装潢之技绝矣!二,他在达卿家见到的《唐韵》,其装帧形态应是杜老师的观点,其装潢简陋,所以钱曾对此才没有过多的记叙。

从元王恽《玉堂嘉话》记载可知龙鳞装的书是稀有之物。天宝八年(749)制到大和九年(公元835年)题字,其间仅仅85年,其情形是“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而到南宋初年张邦基(即使是1127年南宋刚刚建立)时迁了近三百年,稀有之物不会变成‘人家往往有之’的情形。对于故宫藏本《唐韵》,杜老师根据多年从事装裱工作的经验,认为没有一定水平的装裱技术是根本做不成的。历史上曾‘人家往往有之’的书籍,如对装裱要求很

高的话,那么流通的范围就非常有限。由此张邦基所言的“旋风叶”并非钱曾所见的旋风叶卷子,而是上述第四类中的一种。钱曾将张邦基所云旋风叶误认为是“龙鳞装”的旋风叶卷子,是因为张邦基对何为“旋风叶”只字未提,而“龙鳞装”与“旋风叶”在卷起收藏时外观上又极其相似,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判断。

宋《宣和书谱》云“彩鸾为以小楷书《唐韵》,……然不出一日间,能了十数万字。由是彩鸾《唐韵》世多得之。《唐韵》字画虽小,而宽绰有余,全不类世人笔。今御府所藏正书一十有三《唐韵·平声上》、《唐韵·平声下》、《唐韵·上声》、《唐韵·去声》、《唐韵·入声》、《唐韵》上下二、《唐韵》六。”^[11]

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云“《唐韵》久已绝传,惟吴彩鸾韵,徐学士传是楼有之,值二十万钱,而纸故脆,不能细检也。”^[12]而故宫博物院珍藏本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至今保存完好。

纵观上述记载可见吴彩鸾曾经抄写的《唐韵》数量不少,流通甚广,所用纸张的纸质有所异,而且它们的装帧形态也应有所不同。作为御府所藏正书《唐韵》的装帧形态应该与故宫本《唐韵》是一样的,即龙鳞装(又称旋风叶卷子)——因为有“《唐六典》‘熟纸装潢匠’在”,而社会上流通的《唐韵》是杜老师所言的旋风叶;因为只有这种简便的装帧,才能满足当时社会对韵书和其他检索用书的大量需求,也才会有“民间多有”、“人家往往有之”的局面出现。否则应该是柳诚悬题云“稔闻此说,罕见其书”的情形。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载吴彩鸾《唐韵》其制是叶子,那么至此《唐韵》的装帧形态有三种:“龙鳞装”、“旋风叶”、“叶子”。

李致忠老师对《辞海》“旋风装”条第二种旋风册子持否定态度,认为根据不足。而宋雪梅的《“龙鳞装”与“旋风装”考》认为“宋侯延庆《退斋笔录》云‘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此中‘旋风册子’当是与杜伟生先生所见敦煌遗书册子的形制相同。而非前边所提各书论断为经折装的变体或故宫本《唐韵》之装帧方式。”^[13]我们细嚼宋侯延庆《退斋笔录》中那段完整的记述“蔡确之子懋,宣和末为同知枢密院,事因奏事,言确南迁时事,云‘苏轼有章教先臣确,臣家尝传录。’因袖出章进上。皇云:‘苏轼无此章,轼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今在宫中无此章也,懋怅然而退。’”^[14]“旋风册子”是苏轼所上皇上奏章,在蝴蝶

装盛行之时,没有可能用复杂的旋风叶卷子(即故宫本《唐韵》)和旋风叶(杜老师所提)的装帧方式;同时可以排除蝴蝶装,否则哲宗也无须批上“旋风册子”“手自录次”;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当时仍然在使用的,既方便又实用的经折装。因此笔者认为经折装在唐宋时也被称作“旋风册子”,经折装也是旋风装的一种具体装帧形式。

1992年,严绍璁教授在其著作《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记述:东京国立博物馆汉籍特藏中有唐人写本四件,皆为“日本国宝”。第一件,《妙法莲华经》七卷。……此经写于唐周长寿三年(694)卷长47.6cm,宽25.7cm。全卷三十九页。^[15]作者在《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中对《妙法莲华经》的记叙更为详细:每纸五十六行,行细字三十二字左右。一纸幅宽25.7厘米。全卷凡麻纸三十九枚,全长2150厘米。封面原装,为质地较厚之麻纸,幅34.5厘米,卷轴付纸16.7厘米。^[16]笔者推断此经是旋风叶装(即杜伟生提出的观点),因为它有封面,全卷三十九页,且卷长只有47.6cm,如果是卷轴装,它不存在封面,三十九页卷长不可能只有47.6cm。如果此推断正确,旋风装产生的年代可以再往前推几十年。^[17]

综上所述,旋风装作为一种卷轴向册页过渡时期出现的古籍形制,笔者认为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历经了三种不同的装帧形态:旋风叶、龙鳞装(旋风叶卷子)、经折装(旋风册子)。

4 旋风装名称的辨析

关于旋风装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据《说文解字》释:旋,为“周旋,旌旗之指麾也(徐锴曰:人足随旌旗以周旋也)”;风,“八风也。”笔者认为,旋风之意可释为围绕某中心向各个方向转动。《说文解字》“艸部,艸木之葉也,从艸桼声”。于书桼之桼不相类,盖其本字当作桼,《说文解字》木字部,桼,薄也,从木世声。六书桼一训薄,薄则便于翻检,故一翻为一桼;一桼之桼本当作桼,亦取其薄而借用之,非其本义如此。因此笔者认为,旋风装的名称与其形态的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其制有可沿轴线转动的书页,书页制薄,便于翻检;薄,故风吹亦可转动(有道是: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旋风叶、旋风叶卷子、旋风册子都具备了这些特征。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是葉子即未经粘连之散葉,对卷子而言,便称葉子,俗又写作桼,散桼为便于检阅而设。^[18]这也说明了旋风叶卷子与旋风叶书装的不同,旋风叶卷子有一张长底纸,散叶粘在底纸上,收起时成为卷

子,所以称旋风叶卷子;旋风叶因其是散叶装订,称其旋风叶;而旋风册子因其叶子是粘连在一起的,因袭编连众简之称,称其册子,即‘旋风册子’。笔者认为这才是旋风装名称的真意。

旋风装有了可翻动的书葉,为书装走向“叶子”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古籍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5 “叶子”的装帧形式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云“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之,说者云:因人有姓叶号叶子青者撰此格,因以为名。此说非也。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郢《彩选》之类是也。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19]由此可知“叶子”是有卷轴发展而来,其形态似册子(策子)。

《墨庄漫录》卷二载“其后相国寺庭中,买得古叶子书杂抄,有此法,改正十余字。”^[20]按此当为一本“叶子”装的古医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载:“《叶子戏格》一卷。不著撰人,世传叶子妇人也,撰此戏晚唐之时也。”^[21]《邵氏闻见录》卷六载“伯温崇宁中居洛,因过仁王僧舍得叶子册故书一编,有赵普中书令雍熙三年为邓州节度使日,谏太宗皇帝伐燕疏与札子各一道。”^[22]《六艺之一录》卷二百六十一和《通雅》卷三十一皆载“淳熙进读陆贽奏议,令日读五版。此叶子书也。”^[23]

宋黄庭坚(1045-1105)《山谷别集》十一跋张持义所藏吴彩鸾《唐韵》云:古仙人吴彩鸾书孙愐《唐韵》凡三十七叶。此唐人所谓叶子者也。按:彩鸾隐居在钟陵西山,所书《唐韵》,民间多有。余所见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叶彩鸾书,其八叶后人所补。^[24]

综上所述“叶子”书籍,其中涉及到医书、奏议、游戏、韵书等不同的内容,正如王传龙所说:这些书籍的原貌在今天难以确考,但至少说明欧阳修等文中所指的“叶子”装,并非如某些学者所称,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装订,而是一种已形成规制的装帧形式。

南宋程大昌《演繁录》卷七云“近者太学课试,尝出《文武之政在方册赋》,试者皆谓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其卷十五又云“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是也。然古竹牒已用叠简为名,顾唐始以缣纸卷轴改为册叶耳。”^[25]由此可知叶子是唐时称呼书册的名字,宋时改称册子(策子),并不特指“旋风装”,也可以确定“叶子”与宋时的书册相差无几,收藏时无需卷起。

笔者曾把杜老师《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中的旋风叶——当成“叶子”,而在见到天佑二年《金刚经》的图片时,豁然顿悟为何宋人说“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是也”、“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原来如李致忠、吴芳思老师说的“它已是接近册页装了”。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叶子”装书。

李致忠、吴芳思老师认为天佑二年(905)八十二老人手写的《金刚经》的装裱方法为“从最末页开始,先以右边无字之空白条处粘于封底的右边上。而后再以次末叶之右边无字空白条处向左相错地缩粘于末叶右边之空条处。依次类推。”^[26]笔者对此和其文章中关于《金刚经》的装帧形式与故宫所藏“旋风装”《唐韵》“大同小异”的观点存有异议。笔者认为这本《金刚经》使用时间太久,纸质变软,所以才会有书脊向左倾斜的倾向,并非书页向左相错地缩粘于末叶右边之空条处而致;而且书页不是粘于一张底纸上,这是决定书籍装帧形态的关键;这样就无需考虑书籍的容量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把书页向左相错地缩粘于末叶右边之空条处。

至此笔者认为“叶子”是古籍形态过渡时期一种独立的装帧形态,并非大多数学者所倾向的是“旋风叶”或“经折装”或“龙鳞装”,更不会是其中的两种组合。其具体装帧形式是:从最末页开始,先以右边无字之空白条处粘于封底的右边上,而后再以次末叶之右边无字空白条处粘于末叶右边之空条处,依次类推。

现将旋风装与叶子的详情列表如下:

形态类型	旋 风 装			叶 子
	旋风叶	龙鳞装(旋风叶卷子)	旋风册子(经折装)	
产生年代	约公元七世纪中叶	约公元七世纪末	约公元八世纪后半叶	约公元九世纪
代表作品	东京国立博物馆汉籍特藏《妙法莲华经》写于唐周长寿三年(694)	故宫博物院珍藏《唐韵》,天宝八年(749)制	写本《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经》	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905)

相关文献	1 清钱曾所述: 焦达卿有吴彩鸾书《切韵》一卷…… 2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3 严绍璁著作中记叙的《妙法莲华经》	1 元王恽《玉堂嘉话》 2 故宫珍藏本《唐韵》 3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 4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	1 宋侯延庆《退斋笔录》云: 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	1 南宋程大昌《演繁录》云“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 古未有是也。”
装帧形式	它是将写好的书叶按顺序排好, 放在一张长纸上, 然后在每张书页的右边(或右边) 涂上浆糊, 逐叶码齐粘好。粘好的纸边再粘上木棍或用一根破开的细竹管夹住书叶粘连处, 打眼穿线装订。	它是以一长条纸作底, 首叶单面书写, 全幅裱于底纸右端。从第二叶起, 双面书写, 将每叶右侧无字的边缘部分, 鳞次相错地粘裱于前叶下面右侧的底纸上。它的外表仍为长卷, 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	它是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 形成长方形的一叠。有的再前后各粘一块厚纸或木板, 作为保护图书的封面和封底, 再在封面上粘上写有书名的签条。	从最末页开始, 先以右边无字之空白条处粘于封底的右边上。而后再以次末叶之右边无字空白条处粘于末叶右边之空条处, 依次类推。

6 结语

每种事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古籍形态的发展也是如此, 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完善。卷轴装发展为册页装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摆脱卷轴装的母胎, 发展为散叶的形式装订, 必须经由旋风叶、旋风叶卷子、旋风册子的过渡, 从而演变为“叶子”装, 再不断摒弃其中的不和谐因素, 发展完善成为后来至善至美、至高至雅的线装。

因此笔者坚持“叶子”并非“旋风装”, 而是比旋风装更为成熟、接近册页装的形态。“旋风装”不是古籍的一种具体装帧形态, 而是一种形制的称谓, 如同册页装并不是一种具体装帧形式的称谓一样; 旋风装在其发展与流变中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具体装帧形式: 旋风叶、旋风叶卷子、旋风册子, 如同册页装书经历了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不同的形态一样。^[27] 旋风装作为过渡时期的古籍形制, 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征区别于其它形态。“叶子”也是如此, 有它自身的明显特征区别于“旋风装”。古籍形态的每次变迁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适应现实的需要, 保持了时代精神的功能与美感之间的和谐统一, 同时也体现了它的人文关怀。^[28]

参考文献

1 王巨山. 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1): 70-73

2 阴法鲁, 许树安. 中国古代文化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07-208

3, 6 杜伟生. 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J]. 文献, 1997(3): 181-189

4 王传龙. “旋风装”版本汇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3): 78-84

5, 26 李致忠, 吴芳思. 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J]. 图书馆通讯, 1987(2): 79

7 (宋) 张邦基. 墨庄漫录: 卷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98

8 (元) 王恽. 玉堂嘉话: 卷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8

9 (清) 钱曾. 读书敏求记: 卷三[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83

10 叶昌炽. 藏书记事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1 24 (清)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12 (清) 吴乔. 围炉诗话: 卷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13 宋雪梅. “龙鳞装”与“旋风装”考. 美术观察, 2007(7): 104-106

14 (宋) 侯延庆撰. 退斋笔录[M]. 北京: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

15 严绍璁.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272

16 严绍璁.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67

17 27 方俊琦. 古籍“旋风装”演变探微[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4): 49-53

18 马衡. 凡将斋金石丛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9 欧阳修. 泚水燕谈录·归田录: 卷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6.

20 张邦基等撰, 孔凡礼点校. 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75

21 晁公武撰, 孙猛校证. 郡斋读书志校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695

22 邵伯温. 闻见录[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方以智. 通雅[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0: 372

25 程大昌. 演繁露: 卷十五[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8

28 方俊琦. 从古籍形态的发展看现代图书设计中的人文关怀[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3): 39-41

方俊琦 女, 1968- ,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 2010-12-01 编发: 梁 颖)